



MIRROR | PITIAN

镜·辟天

1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唯有苍天。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唯有云浮。

沧月 |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沧月 | 著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MIRROR | PITIAN 唯有苍天。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唯有云浮。

镜·辟天

1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·辟天. 1/沧月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80228-249-0

I. 镜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0824 号

镜·辟天 1

策 划:会飞的龙

作 者:沧月

责任编辑:刘丽刚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

印 刷: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160 千字 印张:8

版 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8-249-0

定 价:25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镜·辟天

序章 云浮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
唯有苍天。
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
唯有云浮。

云浮城位于最高的仞仞天，飞鸟难上，万籁俱寂。九天之上白云离合，长风浩荡着穿过林立的、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尖碑，发出风铃一样的美丽声响。从云荒大地上飞来的比翼鸟收敛了双翅，落到了高高的尖碑上，瞬间恢复了浮雕石像的原型。

无数的尖碑矗立在云浮城里，一眼望去如寂



镜·辟天

寞的森林。

每一座尖碑底下，都静默地沉睡着一个翼族。在这个浮于九天的孤城里，所有人都在各自冥想和修行，或者静悄悄地灰飞烟灭。

那些尖碑指向更高的苍穹，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。

每一个碑上的花纹大同小异：最顶上是一个象征着太阳的圆，然后是平行的波纹，象征着大地和海——在那之下，却雕刻着一只巨大的、正在向上飞翔的金色的鸟。那只鸟展翅向着太阳飞翔，一步步超越了大地和海。

——迦楼罗金翅鸟是他们这一族的象征。

亘古以来，翼族就如迦楼罗金翅鸟一样，一直在追求着力量的极限，从大地朝着太阳一步步飞升羽化，从大地一直迁徙到九天上的云浮城。

自古以来，他们就被所有陆地和大海上的人仰视，被冠上了神族的称号。然而，严格地说，他们并不是神祇，他们这一族诞生在鸿蒙开辟之初，早于鲛人和空桑人而存在。他们生于云荒七海外的云浮岛上，足迹却遍布整个海天，一度是天空下最骄傲的民族，在这一片天地之间留下了最初的脚印。

因为神的恩赐，他们拥有出众的天赋。他们





观望星辰，记录日月，播种和收获，建造巨大的神庙、宫殿和尖碑——在海国的鲛人还刚刚从泡沫里诞生、云荒上的空桑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，他们已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。

他们甚至可以用念力从身体里展开双翅，翱翔于海天。

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们的心也越来越高。

他们不再甘于困顿大陆，而想探求九天之上的奥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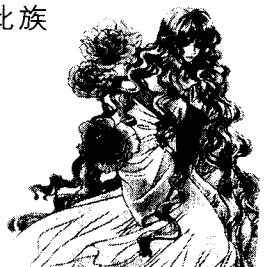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不甘于被星辰照耀——因为凡是被星辰投影覆盖的每一个人，都会被宿命的流程所控制。

然而他们虽然可以飞翔，但凭着双翅却无法到达星星之上；他们生命长久，但是却无法永生——所以他们逐渐开始修习术法，探求天地之间的终极奥妙。

终于，在一万年前，云浮国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巅。

云浮最后的城主是一对孪生兄妹，长大后联袂主持族中事务，被族人称为大城主和少城主。那对同胞兄妹均是万古难遇的奇才，年纪轻轻便登上了术法的峰巅，窥破了诸多长老皓首穷经也参不透的谜题——

两位城主寻求到了停止光阴的方法，从此族



镜·辟天

中再也没有衰老和死亡。

两位城主预知了每一颗星辰的轨道，从此便能洞察大陆上与之对应的一切命运。

然而，没有了衰老死亡，又能预知未来的命运之后，翼族人并不因此而活得更好，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悖逆和混乱之中——他们从此过着漫长得看不到头，却清晰得一眼看得到头的人生。

不生不死，明知宿命却无法改变宿命——在活了几百年后，云浮翼族里的一大批人到了崩溃的极限。于是，达到了辉煌的峰巅后，整个云浮城却陷入了突如其来的疯狂。

血刹那间流满了这个辉煌的国度。甚至连两位城主都不能遏止这样的混乱，因为他们的内心里也开始对生存的意义提出疑问。

最终，为了摆脱星辰的投影，挣脱被控制的宿命，两位城主做出了旷古未有的事情——他们联手施展了极限禁咒，使整个云浮城飞上九天，超越星辰，消失在云荒的海天之外！

从此，他们这一族超越了宿命和轮回，永生亦无死。

他们舍弃了故园，朝着太阳飞起，便如离弦的箭，一去不能回头。他们获得了神一样的力量，超越了地面上那些刀耕火种的族类，从此便不能





再回到大地，去干扰那片土地上的兴亡枯荣的流转——他们只能成为局外人。

云浮翼族退出了云荒的历史舞台，只留下了种种隐约的传说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一族在星星之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九天上隔绝万年的岁月，让他们这一族蒙上了种种传奇色彩，在后人的口耳相传里被附会成接近了神祇的存在。他们的真正来历被岁月掩盖，没有谁记得宇宙洪荒之前，他们也曾翱翔于天地之间，随意地栖居和生活，与其他族类一模一样。

如今的他们居住在最高的仞俐天上，拥有着超越云荒大地上所有种族的力量和长久得看不到头的生命。然而，却是如此地寂寞。

沧流历九十一年，云荒大地上风起云涌，大变将至。

而这座九天上的孤城里，却依然保持着亘古不变的孤寂。

从北方尽头的黄泉归来后，比翼鸟合拢翅膀休息，而联袂返回的三位女神坐在高台上，俯瞰着伽蓝塔顶的神庙，仿佛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

“太阳又落了。”当颊上的那种温暖消失时，慧珈轻轻说了一句。她侧头望向云荒的最西方，



镜·辟天

言语中有一丝眷念的惆怅，“又是一天。”

明天，云荒上又将会激起什么样的风云？

不同于死寂的云浮城，她们脚下的那片大地是活着的。每一日都是新的，每一日都有激变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当海皇的力量回归于人世，当六个封印被逐一解开，当破军光芒照耀苍穹——这一片云荒大地，又将会迎来怎样风起云涌的岁月？

然而，她们却只能是一名旁观者。

“该布夕照了。”曦妃站起身来，在背后瞬地展开了双翅。她升到云浮城中那一座最高的飞鸟尖碑顶端，抬起皓腕，轻轻地点燃了上面的离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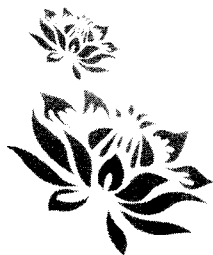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一刹那，漫空便腾起了炽烈艳丽的霞光。

虚空中，竟然隐约浮动无数巨大的镜子。那些透明的镜子被无形的力量悬挂在九天之上，在云层中若隐若现，折射着尖碑顶端的那一点离火，在云上漫出无数的光。当下面陆地上的人们抬头时，便能看到千里璀璨的晚霞。

九天寂寞如雪。每日里无聊，她们不愿修炼，便各自寻找可以做的事情。

曦妃便在天上布出各种景色；而慧珈便会藏起翅膀，混迹于人间行走；魅婀则喜欢和大陆上那些花妖山鬼打交道，经常来往于天阙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。但是无论在何处





来往，看到了什么样的兴亡，她们都严格恪守着大城主订立的规矩，绝不插手大地上的一切纷争。

这，也是当年云浮人脱离大地飞向天空时，对着上苍许下的誓言。

曦妃从最高的飞鸟尖碑上落下，重新坐到了高台上。三位女神静静地呈三角坐着，望着高台居中的那一缕茭白色光。那白色的光在九天的风里摇曳，缥缈如缕，纯白如雪——一如那个人的灵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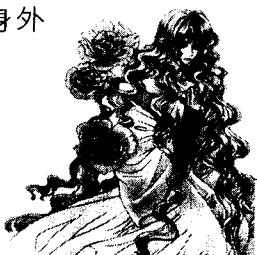
晚霞消散，暮色渐起。

三位女神静默地低下了头，双手按地，行礼——已经整整七千年了啊……如今海皇复苏，离湮少城主也到了归来的时候。大城主，也该苏醒了把？

然而，长风寂寞地从空城上掠过，穿梭在林立的尖碑间，发出细微如缕的乐声，却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响。三位女神眼里的神色隐隐有些不安。

难道，连少城主回来这样的事情，都无法让大城主从苦修中苏醒么？

自从飞上九天以来，他们一族保持了对一切外物的疏离，只关注于自身。在这个云浮城里，其他同族都在自顾自地修行或者长眠，对于身外



镜·辟天

的一切毫无兴趣。

大城主甚至已经将实体彻底舍弃，化为虚无与天地一起存在和呼吸。

像她们三位一样，对这脚下的大地始终保持着关注的，已然是罕见——在离湮被驱逐出云浮天界后，更是少之又少。

日月交替了不知几个轮回，又一个薄暮的黄昏里，一阵风过，高台上的离火摇曳了一下，忽然熄灭。然而离火在熄灭之前猛然又亮了一下，映照出尖碑上的名字：尚皓。

这，正是那个已然舍弃了实体的同族最高首领的名字！

——那个俯仰于天地之间，一重一重突破了力量极限的云浮大城主。

离火熄灭时，尖碑里忽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叹息。

三位女神悚然一惊，立即匍匐在地，禀告：“大城主，海皇已经复生，一直保存在云浮城的力量也已经归还海国——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结束了？”一贯无喜无怒的声音里，隐约有如释重负的轻松，“那……她呢？”

慧珈抬起了头，捧起高台中间那一缕白色的





光，回禀：“少城主已经从轮回中归来——大城主，当年您惩罚少城主轮回尘世，直到新的海皇复苏。如今，一切宿缘已尽，我们已将她的魂魄从黄泉的轮回里带回。”

那一缕灵光在她手心，仿佛活着一样，温柔地映照出周围的一切——还是那样的温暖，那样的宁静，恍如千年前的那个美丽灵魂。

许久，大城主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某种疲惫：“是的，也够了……让她回来吧。”

尖碑的顶上，忽然凝结出了一个幻影。冷月悬挂在更高的苍穹上，映照着九天之上的这座空城。尖碑寂寞如林，而在最高的一座碑上，却凭空出现了一个扭曲的人形。

仿佛是长久没有尝试过凝聚，那个形体变化了好几次，才定了下来。

“你们看，我这个样子和以前是否一样？”那个虚空中的人低头，问底下的族人。

然而三女神面面相觑，却都无法回答——大城主在五千年前已然消散了实体，进入长久的冥想和苦修，从此再也没有以人形出现过。

那样长的岁月过去，谁还能记得当初城主还是一个“人”时候的模样。

“您非常俊美。”最后，慧珈只能那样回答，



镜·辟天

“是日月的光辉。”

“是忘记了么？……呵，难怪。连我自己也忘了自己的模样。”大城主站在尖碑顶端，浮起冷冷的笑意，仰起头去看虚空中浮着的巨大镜子，慢慢调整着自己凝聚起来的外形——渐渐地，镜中出现了一位须发微苍的中年人，气度萧然，负手望天。

“是这个模样吧？”照着巨大的天镜，大城主喃喃自语，摇了摇头，“不对……在七千年前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应该更年轻一些。”

镜子里随即变换，转瞬出现了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，眼神宁静睿智，手握算筹。

“不知道这个模样对不对……”静静地看了片刻，大城主忽地笑了笑，低下头去看那一缕风中摇曳的白色光芒，“不知道阿湮苏醒过来后看见，还能认出我来么？”

底下的三位女神听见，微微一怔，相顾无言。

原来，大城主对于重逢，竟怀有那样深切的期待——那种期待是阻碍修行的。难怪七千年来大城主始终无法突破最后的“障”，彻底地忘记自身，融化到无始无终的时空里，与天地同在。

大城主那样惊才绝艳的人，可以勘破天地奥秘，摆脱生死轮回，却也有放不下的东西么？





毕竟，少城主是他唯一的妹妹，唯一相同的血裔啊。

“说什么日月光辉……慧珈，你也和那些陆上人一样，学会应付的虚假花样了。”选定了样貌，云浮大城主侧头望着下界，微微冷笑起来，“论容貌，天地之间只有鲛人最出众，我等也无法与之比拟——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顿了顿，大城主望向苍穹：“传说中，大神造物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，许诺每一族都可以要求一样东西——我们翼族最先开口，要求被赋予智慧和创造力。而海国人则次之，只要求了美与艺术。”

慧珈刚开始不敢回答城主的话，然而听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：“那么云荒上的人，又获得了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？”大城主笑起来了，带着不屑，“不像海国和云浮，云荒上杂糅着各种民族——他们各自要的不一样，又不肯妥协，争吵不休。最后大神厌烦了，随手一抓，将善恶美丑每一样都给了他们一些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并不纯粹，心里一直有光明和黑暗在交锋——他们牢牢地被星辰束缚在大地上，有着各种烦恼：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



镜·破天

不得……永远无法挣脱轮回的流程。”大城主睥睨着脚下的大地和海，冷冷地说，“而海国人软弱唯美，安于现状不求上进——所以唯有我们这一族最聪敏，最纯粹，可以凌驾于苍生之上。”

“是。”三位女神齐齐低首。

大城主低下头，将那一缕白光捧在手心，唇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。“可是，阿湮啊……你居然为了那些蝼蚁，背叛了我们最初的诺言。”

那一缕白光悄然在他手心流转，静默地闪烁。

“你可知道，在万古之前我们联手将云浮送上九天之时，便没有回头路了。”大城主将那一缕光护在手心，喃喃着，仿佛那微弱的光可以温暖他那并不存在的身体，“我们舍弃了故园和其余的族人，从此只能望向更高的地方，一直一直地向上……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些陆地上的芸芸众生，不可能再回头了。”

“如果你如此舍不得那片土地，为什么当初不和琅玕他们一起留在大地上呢？”

他喃喃低语，瞬地从尖碑顶上消失。

在三位女神还没有觉察之前，尖碑林中心的那座神庙里忽然亮起了光。

云浮的上空布置着“天镜”，所有巨大的镜子





以一种精妙的角度簇拥成弧形，朝向神庙，让坐在神庙中心冥想的修行者只要一抬起头，便能看到天地间的一切——此刻神庙里的光一旦亮起，漫天也就忽然闪烁出了无数繁星！

一条银练，瞬间便光华璀璨地横过了天际——银河！

大城主坐在神庙祭坛的中心，扶着那口封闭已久的水晶灵柩，望着头顶上横过的那一条璀璨星光之河——那些下面大地上的人夜夜观望的银河，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云浮人的灯火而已。

水晶棺里静静地沉睡着一个女子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眉心有一个朱红色的封印，面目苍白而秀丽，如一朵枯萎多时的花。

那是云浮翼族的少城主：离湮。

如果有云荒大地上的人看到她，说不定会惊呼出声——这张素淡如莲花的脸，曾经在云荒的历史里反复出现。而每一次出现，都有着不凡的身份。

在最后一世里，她的身份，是空桑的女剑圣慕湮。

“阿湮，你看，天地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”他低下头去，对着棺内沉睡的那个人低语，“七千年了，对于那个被违背的誓言，你也已经获得足



镜·辟天

够的惩罚——回来吧。”

他挥开广袖，手指掠过密封的水晶棺，在上面划下一个符咒。

指尖离开的刹那，整面水晶化为了齏粉，在星光下如同风暴一样散开。天风浩荡吹来，将那些水晶的碎片从九天吹落，洒落大地和大海。

“看哪！流星雨，有流星雨！”静默中，隐约听到脚底那片大地上传来了欢呼。

大城主微笑起来，骄傲而睥睨一切。是的，对陆地上的人而言，云浮人便是神！神与人之间，需要保持敬畏的距离。

他用手沾了一点，那缕白光便飘上了指尖，他伸出手去，将那缕白光点在沉睡女子的眉心，低声开始喃喃念动禁咒：“魂兮归来！”

伴随着招魂的咒术，光芒从眉心透入。那一瞬间，十字星的封印消融，女子的容颜仿佛枯萎的花获得了滋润，一瓣一瓣地舒展开来！

“魂兮归来！”大城主重复了第二次，再一次催动手指，将那一缕灵魂送回躯体。

棺中女子身体震了一震，眉头微微蹙起，仿佛留连于某个残梦之中尚未醒来。然而，不知为何却依旧执着地闭着眼睛，没有回应。

咒术无效？大城主的眼神也微微变了，俯首

